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心灵篇)
Xinling Pian
佳作评选
精华版

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每一天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面对。琐碎的光阴，庸常的日子，读一篇读者文摘，为疲倦的身心注入新的活力。
《读者文摘》好运将一路相随！

阅读一篇篇美文，感悟一颗颗心灵，享受一次又一次精神的盛宴。

生活永远值得期待

Shenghuo Yongyuan Zhide Qidai

徐淑红 / 著



读者

Reader's Digest
文摘

(心灵篇)

Xinling Pian

佳作评选
精华版

成功没有彩排的机会，每一天都要以正式上场的姿态面对。琐碎的光阴，庸常的日子，读一篇读者文摘，为疲倦的身心注入新的活力。

《读者文摘》好运将一路相随！

阅读一篇篇美文，感悟一颗颗心灵，享受一次又一次精神的盛宴。

生活永远值得期待

Shenghuo Yongyuan Zhide Qidai

徐淑红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永远值得期待 / 徐淑红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2

(读者文摘)

ISBN 978-7-5117-1903-4

I. ①生…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4911 号

生活永远值得期待

出版人 刘明清

排版制作 腾飞文化

责任编辑 邓永标 余海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1(编辑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部)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Foreword

人的一生到底有多长

徐淑红

人的一生到底有多长？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时，我被自己吓了一跳。但很快我就被紧紧吸引，我发现，这些年来自己随手写下的一些文字，几乎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我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听过的歌、读过的书和看过的风景，都在我已经走过的三十几年的生命历程里。死亡则是我从18岁开始就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想想：“不论怎样的一生都有一个死亡在尽头，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其实已经无关紧要。”我们只能拥有一生，我们能够拥有一生，这就足够了。

这里收录了本人散文随笔38篇，绝大部分都是2005年以来写的。2005年我与死亡离得很近：在第一场雪里，我听到了死亡；在故乡，我看到了死亡；在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时我经历了死亡。2005年我与电脑离得很近，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我对文字的迷恋很快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散文对于我有时是情感或者感觉的触动，有时则是为了想清楚一个问题，有时是为了表达宣泄，有时则是为了寻找，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活着的证据和意义。生命的无意义感常常会袭上心头，我便希求能在文字中找到一些痕迹和意义，不至于一切都在庸常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能减少一些生命的无意义感。我觉得散文最合适，因为它最真实，我觉得它是另一个自



我，心灵的，精神的自我。所以我觉得散文必须真实，哪怕它会出卖自己。这是散文写作（也许我的写散文还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写作）对于我的意义。

我觉得阅读有时就是寻找一种共鸣，写作虽有所不同，主要是为倾诉，为表达，但同时也是为寻找一种共鸣。当然如果您能有耐心看完我的文字我就已经很感激，如果您还能在其中找到共鸣，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谢谢您！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你的生命如此忧伤

我越来越像的那个人 / 002

浪漫的事 / 012

心碎 / 016

童言无忌 / 019

一棵春天开花的树 / 021

牵挂 / 023

家,在我的生命中 / 024

故乡·大伯 / 026

九月的祝福 / 032

你是我的月亮 / 034

怀念一种感觉 / 038

雨巷·丁香花 / 040

眼泪 / 043

失去声音或者其他 第二辑

- 童年的“年” / 048
信缘 / 054
难忘小屋 / 056
感受春天 / 058
70 年代人,你们的理想还在吗? / 060
失重 / 065
失去声音或者其他 / 074
身体的新年 / 082
生日:看岁月如流水 / 090

梦中的香草山 第三辑

- 阅读周国平 / 098
独立的常识的立场 / 101
梦中的香草山 / 105
平凡世界里的光芒 / 108
思想的力量 / 111
醉翁之意 / 113
清明雨,读《蓝》 / 116
校园民谣 / 119
大约在冬季 / 121

目录

Contents

第四辑

一次无中生有的旅行

沉重的背影——走进流坑村随感 / 124

山峰、山庄、山道、山民 / 128

阳光照在山岭上 / 132

马王堆：穿越千年的阳光 / 138

俯视的美丽 / 141

一次无中生有的旅行 / 146

被水浸泡的周庄 / 152

梦苏州 / 156

寻梦“最后的香格里拉” / 159

谁知仙境在人间 / 162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 169

- 花非花 / 174
- 距离 / 176
- 下雪了 / 178
- 雪花是从天上来的 / 182
- 树的震颤 / 186
- 唤起生命的激情 / 188
- 把握真实的人生 / 191
- 选择坚强 / 192
- 生命随想 / 195
- 面对死亡 / 197
- 2005 年的第一场雪 / 199
- 消息 / 202
- 人的一生到底有多长 / 208

你的生命如此忧伤



这些我竟然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小姑，你的生命竟然有这么多的忧伤……

我越来越像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今后的我，老了的我会怎样，但我知道我会越来越像一个人，应该也会越来越懂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像一个人。

今天是我生日。正巧母亲让嫂子捎来了一袋“社果”，用野艾叶和糯米粉做的，形状有圆的有船形的，碧绿的颜色则和窗外此时的春色接近。在故乡每年的春社日家家都要包这种果子，三十三年前，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正在小姨家帮忙包社果，并且吃了两个，突然腹痛，然后就生下了我。这是母亲告诉我的。我无法看见，我只知道，我和母亲一样，对所有的糯米吃食都不感兴趣，包括故乡宴会上经常在早上吃的“麻糍”，还有端午节的粽子我都不喜欢，但对碧绿的社果却情有独钟，非常地爱吃。

我对食物的好恶深受母亲的影响，比如吃酒时不吃麻糍和开席时上的大块肉，最后上的用于下饭的肥肉更是一点不沾，喜欢喝汤，什么蛋汤、肉汤尤其是猪肝汤特别喜欢。只有一种食物例外，就是辣椒，母亲一直不怎么喜欢吃，而我和兄弟们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都酷爱吃，但现在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也不怎么吃——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母亲了。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经常与各种各样瓶瓶罐罐的药打交道，那难闻的中药味时不时在厨房里升起，为此我很同情母亲，虽然瘦小的母亲在儿时的我眼里就像慈爱宽广并且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大海，在这点上我一直很同情她，也曾和兄弟们一起善意地笑她把药当饭吃，“舍得吃药，不舍得吃东西”，并且一直对自己的身体颇为自豪，我的身体也的确一直不错。不想近几年来身体却总有这样那样的不适，这不这次又刚阑尾炎发作吃了

药好些，这诱人的碧绿的社果也不敢吃，中药对于我也不再神秘和遥远，那熟悉的树根树皮散发出的清香也开始在我的屋子里弥漫，在这弥漫并且包围着我的中药的香气中，我总能看见母亲的身影。

其实，我一直都很像她。十多年前的乡村公路上，十二三岁的我急急地走着，腹中早已饥肠辘辘，那饥饿的感觉和我母亲是多么相似。母亲当年因为时代和家境（当然还有节俭）的原因经常处在饥饿之中，她经常空着肚子从县城中学步行几十公里路回家，有一次竟然因为饥饿昏倒了，外公着急地寻了很久，才在公路边的田沟里找到昏迷中的她。我忽然想起，母亲在年少时因为饥饿早早留下了胃肠疾患，也许这就是她一直不怎么喜欢吃辣椒的原因吧。我当然不是家境的原因，父母都有固定的工作，在我们村庄里应该算家境好的了。但母亲传给我的节俭习惯和“归心似箭”的心理，使我在每周六上午放学后顾不上吃中饭，就背上行李往家赶，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很少去等那一两趟路过的客车，我经常用脚步丈量镇上中学到故乡的那条乡村公路，母亲在她故乡的大山里练就的脚劲也传给了我，瘦小的我在结伴同行的伙伴中总是走在最前面，他们甚至说我走得比他们跑得还要快。在我行走的过程中，我仿佛也在贴近母亲，饥饿的感觉一次次变得分外清晰，我仿佛能看见年少时的母亲，也仿佛能看见那时在家中等我归来的母亲。看到故乡的房子我就心安了，看到母亲的身影我的心彻底放松下来，瘫在椅子上等着母亲给我做香喷喷的蛋炒饭，我觉得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吃过的最美味的饭食。

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中，唯一值得骄傲的便是年少时成绩的优秀，而这也得益于母亲的遗传。母亲那个年龄的乡村妇女很少有人上过学，她虽然出生在读书风气浓厚的婺源，但以外婆家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可能让母亲去上学的，母亲就自己跑去学校报名，老师被她热切的渴望所感动，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到外婆家中劝说，就这样，靠着自己的争取和老师的劝说，母亲终于迈进了学校的大门。有几年母亲还带着年幼的小姨一同去上学，外公长年在外出谋生，外婆要外出干活小姨没人带，这也是经过老师同意特别批准的。母亲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认真勤奋，加上天资聪颖，成绩一直很好，几乎每门功课成绩都是5分（相当于现在百分



制的90分到100分)，初二时还因为成绩优异被选拔和初三的学生一同参加中考。母亲当然想考高中再考大学，但外公不同意，一定要她报考师范，母亲为此在床上躺了三天，最后还是无奈地听从了外公的安排。可母亲一跨进师范学校的大门，外公就因病去世了，很多人都说外公有先见之明——也许是外公对自己的身体有先见之明吧，我想——母亲在悲痛之余也感到庆幸，虽然失去父亲的她此后的求学之路更加艰难，经常捡别人用过的纸张在反面打草稿甚至写作业——母亲说这也是她的字变得潦草的一个原因——但因为那时的师范不需要什么费用还有补助，她得以继续完成她的学业并参加工作，如果去读了高中，那是肯定要辍学回家的。我当然比母亲幸运得多，学习无忧，生活亦无忧，但和母亲一样只想读高中然后读大学，中考那年实行的是“一条龙”政策，即报考中专不会影响重点高中（那时都是中专分数线高于高中）的录取，班上女生几乎都同时填写了中专志愿，包括成绩中等和偏下的，当时成绩在前几名的我却只填写了高中学校的志愿，虽然中考成绩大大出人意料，我比平时成绩低了很多，但还是如愿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中以后我的成绩却不知怎么地就不行了，尤其是高二以后，尤其是理科，而我偏偏选择了读理科，连最终让我下决心读理科的物理在高三以后也不怎么行了，生性怯懦的我拒绝了别人的帮助也拒绝复读，高考时只考取了一所中专也义无反顾地去了。母亲对此没说什么，但我想母亲心里一定是有遗憾的。我最终选择读理科时回家征求了父亲的意见，没有问母亲，她正好不在家，不过我想就是母亲在家可能也不会说什么，她一向是让我自己进行选择的。我知道父母都对我寄予厚望，但我却让他们失望了。

母亲个子矮小，且瘦，近来越发地瘦了，让她总疑心自己有什么大病，虽然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查出什么。听说母亲年轻时曾经胖过，我看到过一张我们兄妹小时候和母亲的合影，我当时不知什么事很生气，嘴巴撅得老高，一脸不高兴地一个人站在一边，母亲抱着小弟坐在凳子上，两个哥哥站在她身后，母亲微笑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也可能是照相的师傅按动快门时母亲眨了眼睛，她的脸看上去有些胖，身子也是。小弟胖嘟嘟地很可爱，我那时也挺胖的，我还记得小时候人们喊我

“胖子妹”，上中学后好像就没有人喊了，大约瘦了些吧。参加工作后一位同学的姐姐仍叫我“胖子”，对她现在就只有我家老公和女儿说我胖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瘦子。不过不论何时我一直都比母亲胖，但这两年遇见以前的熟人总听他们说我瘦了，我想我最终还是要和我母亲一样的。母亲个子矮小，因此我在小学时就长得和她差不多高了，经常和她勾肩搭背地走在一起，村里人见了都说我们像姐妹俩。现在我女儿小学还没毕业，也快有我高了，我也喜欢和她勾肩搭背地走在一块，很多人见了也都说我们像姐妹俩，我听了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又恍然看见我搭着母亲的肩膀走在故乡的小道上。

前几天，我陪母亲去逛街买衣服，是给伯母买。在一家一家的服装店里，在一件件衣服面前，母亲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是我多么熟悉的呀，记得从来没有自己买过衣服的我在一个山区小县实习时被几个同学强拉着上街，试穿了一件又一件衣服，那感觉简直就像被当猴子耍一般——如今自己也会一个人或者和家人、同事朋友去逛街买衣服，但那种不知所措仍然会一次次从内心深处涌上心头，也许是因为自己个子矮小相貌平平，也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艰苦朴素（儿时的我看到父亲出差给我买的新衣服竟然会不高兴甚至拒绝穿，只喜欢母亲给我买的书）对穿衣打扮没有感觉——总之都是缘于一种自卑。自己买衣服都这么不知所措，给别人买衣服就更把握不定了，所以我很少给人买衣服，包括自己的父母，甚至他们六十大寿时我也只是给钱了事。我的母亲则年年过节时都要给我和兄弟们的孩子买衣服，但她以前总叫上在城里的一个阿姨陪她去挑选，后来又叫上大哥的岳母，现在就总叫上我们带着小孩一块去试，我知道，她把握不定。这次给伯母买衣服她叫上了我，却不知我和她一样，望着母亲的白发和她的不知所措，我心里一阵难受：母亲都老了，我怎么还是这样没一点长进，不能让母亲有所依傍？

母亲的白发很早就有了。当然这也可能有遗传因素，舅舅和弟弟也都年纪轻轻地就有了白发。如今母亲的白发似乎反倒少了许多，可当染发剂褪掉后，那仿佛从天而降的一头灰白更令人触目惊心，我的心也每每掠过一阵阵伤感。这两年母亲不用染发剂了，说看到书上说那东西伤头发伤身

体，我以前就说过她不听，不过母亲这样满头白发还真有些让我不习惯，原本看上去显得年轻的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现在是一头乌发，短短的，可一位同事在仔细看过我的头发后，却说我这样的头发老了很容易变白，我想到那时我真的就和母亲一样了。

母亲很腼腆，不善说话。这我早就知道，但我一直都不觉得，因为我和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儿时她给我们洗脸时都会一边给我们讲她童年在大山里的故事，听得我们都睁大了眼睛忘记了洗脸，拧干了的毛巾在她手上也冷了又重新放进热水中打湿再给我们洗。从我们家去河边的路上有一位母亲同事的家，母亲去洗衣时遇上这位同事就会说个不停，洗衣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她洗衣本来就慢，这样一来简直就让我在家中等待的我们觉得有些漫长。初到我家的同学都说母亲少言寡语，我大为惊讶，自己有时还嫌她太啰唆，怎么在外人眼里她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呀。但想想我自己不也是这样的吗，和熟悉的人说个没完，见到陌生人则张口结舌甚至脸红心跳，不过我还是不觉得，只是在自己的体验中想象母亲的腼腆。真正感觉到这点是近几年的事，甚至在我家里母亲都常常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话也很少，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每次都是我挑起话头和她聊起来，她的话才开始多起来。母亲那个年龄的人读过书的很少，师范毕业的就更少了，母亲告诉我，年轻时她也曾有机会走出校门进机关的，但父亲不同意，对此母亲不无怨尤，不过她只和我说过一次。我有些惊讶，同时也为母亲感到庆幸，因为就我自身的经历而言，像我和母亲这样的性格在机关里，在所谓的“官场”里是多么不适合，内心常常要忍受很多折磨。我知道，母亲当老师心里也有过很多折磨，她常常面对学生的不听话无可奈何，但她又不是那种会发脾气的人，有一次实在太生气了，也只是把粉笔盒扔在了地上，坐在第一排的我赶紧去帮她捡起来，我很少见她流泪，即使和父亲吵架也不流泪的母亲眼睛里竟然泪花闪闪。她更要经常面对“茶壶里煮饺子，有话吐不出”的烦恼，老实说，母亲绝对是个称职、敬业的好老师，但她却不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她甚至还没有民师出身的舅舅的课讲得生动。我不知道母亲的理想是什么，我只关心自己的理想，我知道母亲一直都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大约是因为她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吧，但我从小

就不想当医生，我觉得自己是个不细致的人，我害怕我的粗心会给病人带来致命的伤害。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教师（母亲大约也是知道的），只是不想只考个师范，我想考师大，而且是北师大，但是没有想到高中以后我的学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高考时只考上了一所中专，我没有再坚持我的理想，但毕业分配时还抱着一丝希望，自己跑去教育局要求改当老师，还当场写了申请报告，后来就没了音信，只有无奈地去了机关。可是几年以后我无意中得知，当年我之所以没改成当老师，与父母的暗中阻拦有关，我颇为惊讶，父亲还好说，可母亲怎么也会不同意？难道她不愿意我从事和她一样的职业？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干一行怨一行？可我从来没听母亲说过，母亲把一切都藏在心里。

母亲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或者说是一个不习惯于表露感情的人。虽然我小学高年级时曾和母亲勾肩搭背地走在一起，也喜欢和母亲待在一块，喜欢和母亲说话，但其实我和母亲很少单独面对，更少有身体的亲密接触，这也在我身上有体现。即使和再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我也只是习惯和她肩并肩地走在一起，有一次，一位并不是很要好的同学竟然挽住我的胳膊走了一段路，让我感觉很是别扭，到达目的地后她才松开，我感觉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前些天和母亲一同上街，我情不自禁挽住了母亲的胳膊，我看见母亲的表情竟然有些不自然。说来惭愧，记得学生时代写作文，我写过很少在家的父亲，也写过长我四岁的大哥，却似乎从未写过母亲。其实，我与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在我心中无处不在，所以我无法表达，或者说不习惯于表达，甚至也不习惯于接受这种表达。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敢看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来信，接到母亲的信我总是又惊又喜却又总是不敢一下子拆开看。这不敢的原因就是每次看母亲的信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也许就因为信中除了平常的问寒问暖外，还总有些表达感情的文字，这些感情当然是真实的，我也能理解，但却感到不习惯，正是这种不习惯让我有种说不清楚的怪怪的感觉吧。

那是在一个大城市的街道上，长大的我振作起精神，瞅着过往车辆的空隙正准备穿行到马路对面去，妈妈却扯住了我，连声说：“等等，等等，

小心，小心！”我真是不懂，记得多年前在川流不息的黄浦江边公路上，年幼又是第一次到大城市的我怎么也不敢横穿到对面去，是急坏了的妈妈和另一个同行的老师将我连拉带抱着过去的。事后我很为自己的怯懦惭愧，可现在妈妈是怎么了？连我都不怕了，她怎么反而这样迟疑了？何况这条街上的车子根本不算多呀。

可是近几年特别是到县城来的这几年，我发现自己对此依然害怕，甚至比以前更恐惧。我一直都不喜欢城市，小时候觉得城里唯一让我羡慕的就是有书店，随母亲到一些大城市去时，总想看看那里的书店，我想那一定很大很大，但却一直没去成，因为同行的人没有一个和我有此共同的愿望。我不喜欢城市的喧嚣，但到县城来的这几年也很快习惯了，毕竟小县城的喧闹程度也要低许多，只是对于过马路却越来越恐惧，出差到大城市最大的恐惧也在此，我害怕那疾驰而来的汽车还有摩托车，我觉得它们随时都会撞在我身上，随时都会把我的身体碾成血肉模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也许我是越来越像母亲了。

其实我还是与母亲有很多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母亲有四个孩子，有一大堆做不完的家务，还要教书，而且父亲在外工作经常不在家，而我虽然和母亲一样不善家务，干活慢，但我只有一个孩子，和丈夫厮守在一起（原来两地分居我就一个人住在镇政府吃食堂，更轻松），在机关工作，比母亲轻松多了，而且我还比母亲懒，远不及她的清洁和勤奋程度，但到现在也没见我有什么成就和追求，不论是职业还是爱好的文字，现在的我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而年少时的我看到母亲整天埋头于家务竟然埋怨她没了自己的追求，或者职业或者爱好。母亲曾经很喜欢看书，也给我从小就购买和订阅了不少书籍，她自己原来也一直订阅《八小时以外》《中国妇女》等杂志，这在乡村是极其罕见的，我想我对书籍的热爱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待我稍稍长大后，一次和母亲一同去逛书店她有些嫌我买书花多了钱（母亲一直都很节俭），我忍住没再买，可她自己却忍不住又买了几本，我当时还有些生气呢。母亲的文字功底也很不错，刚参加工作就在北京的《辅导员》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但是后来就没见她写过什么了，看书的时候也很少，她订的杂志大都被我拿来看了。我知道她是真的